

感

世

《人民文学》散文选萃（一九四九——一九九二）

高远 选编

漓江出版社



情

界

世

界

感

《人民文学》散文选萃（一九四九—一九九二）高远 选编 漓江出版社

070592



情

(桂)新登字 03 号

感 情 世 界

高 远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2 字数 787,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1402—6/I·945

定价: 12.50 元

目 录

《感情世界》序 袁 鹰 (1)

叶圣陶

田汉兄的《母亲的话》
..... (4)

茅 盾

海南杂忆 (6)

曹靖华

洱海一枝春 (9)

丰子恺

上天都 (13)

[满族]老 舍

由三蕃市到天津 (15)

冰 心

海 恋 (19)

夏 衍

甲子谈鼠 (22)

[苗族]沈从文

过节和观灯 (25)

丁 玲

远方来信 (32)

巴 金

望着总理的遗像 (31)

臧克家

五十二年友情长 (45)

高士其

我们肚子上的食客 (49)

吴伯箫

记一辆纺车 (52)

李广田

山 色 (55)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57)

廖沫沙

怀念聂绀弩同志 (60)

赵朴初

月亮和兔子的故事 (64)

靳 以

十过重点封锁区 (67)

[蒙古族]萧 乾

在洋山洋水面前 (72)

曹 禺

汗和眼泪 (78)

徐懋庸

母 亲 (81)

季羨林

夹竹桃 (85)

端木蕻良

背 影 (87)

唐 弢

琐 忆 (88)

沈

我的梦 (92)

杨 朔

茶花赋 (95)

张光年

樱花阵里访中岛 (97)

冯亦代

故园情 (102)

荒 煤

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
..... (105)

周而复

马尼纳岛的夜色 (109)

杜 宣

杭州柳 (115)

王西彦	挥手之间	(197)
永存的恩泽		(120)
叶君健	魏巍	
在苏伊士运河上来去	日出	(202)
	汪曾祺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205)
徐 迟	华 山	
祖 国	一次晚会	(211)
雷 加	柯 蓝	
火烧林	雷火古树	(215)
严文井	菡 子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择居记	(216)
	黄宗江	
碧 野	寄冰心大姐	(220)
盘山三景	峻 青	
(142)	同根树	(223)
刘白羽	何 为	
长江三日	矮 墙	(228)
(147)	徐开垒	
秦兆阳	家 事	(230)
两代人	屠 岸	
(153)	仙人洞的诱惑	(234)
逯 裴	王尚政	
森林里的女战士们	一个港方副董事长的自白	(236)
(159)	和谷岩	
邹荻帆	独轮车	(239)
星汉灿烂	袁 鹰	
(164)	十月长安街	(243)
韦君宜	丁 宁	
病室众生相	心中的画	(247)
(169)	[美国]聂华苓	
刘兆记	怎一个情字了得	(251)
河山小记	[瑶族]周尊攘	
(175)	海上日记(两篇)	(255)
黄秋耘	茹志鹃	
我所认识的钟敬文老师	个旧夜话	(259)
(180)	黎先耀	
郭 风		
成 熟		
(184)		
冯 牧		
瀑布之歌		
(187)		
秦 牧		
森林水滴		
(192)		
钟惦柴		
生 命		
(195)		
方 纪		

白蛇非白 (263)

张志民

怀萧三 (265)

于雁军

云天忆 (270)

李若冰

致尕斯库勒湖 (274)

江 波

大江东去 (278)

闻 山

紫色的雾 (281)

雁 翼

迎春赋 (285)

忆明珠

友谊,通过了危险的小桥
..... (287)

唐 肇

求竹记 (289)

宗 璞

废墟的召唤 (292)

柯 岩

New Orleans 的鲱鱼们
..... (295)

姜德明

一片绿叶 (300)

杨子敏

偷娃娃 (303)

刘 真

探望丁玲同志 (306)

凤 章

春雨江南 (310)

叶 楠

萤火虫 (312)

邓友梅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316)

流沙河

禽兽篇 (322)

丹 晨

识竹小记 (326)

毛 铮

街头雪花纷纷飞 (329)

谢 璞

抱起一颗小小的太阳 ... (333)

从维熙

他伴忠魂而去 (337)

邵燕祥

望 月 (340)

沈仁康

碉楼记 (342)

张 镏

他属于大自然 (347)

王哲中

猎狗,哈萨克人的猎狗
..... (351)

韩少华

大弥撒之思 (353)

王 蒙

凝 思 (358)

石 英

好沉的一抔土 (362)

[蒙古族]毕力格太

青山八月山丹红 (364)

柳 萌

雨天的记忆 (366)

[满族]舒 乙

父子情 (368)

郭建英

寄至何方 (371)

吴泰昌

鲜鱼浓汤 (376)

张 洁

我的四季 (379)

乔 迈

冬之梦 (381)

刘成章

香港感觉 (383)

赵 恺
难得浮生似白鸥 (386)

[美国]木令耆
尼罗河的启示 (390)

尧山壁
理发的悲喜剧 (392)

刘 虔
月亮港 (395)

杨羽仪
水乡茶居 (396)

[台湾]许达然
四季内外 (398)

向 梦
写给前夫 (400)

李天芳
故 居 (403)

周同宾
饭场纪事 (409)

刘再复
读沧海 (412)

[满族]何 洁
他也是和尚 (415)

冯骥才
花 脸 (418)

林斌龙
凌波仙子 (421)

刘心武
绿色纪念碑 (423)

王 颖
乌苏里渔歌 (430)

[香港]陶 然
飘零的歌手 (436)

郭永明
阿都乔布古 (439)

谢大光
紫金山的眼睛 (441)

杨闻宇
野旷天低树 (444)

李玲修
啊,友情 (446)

王为政
根 (448)

韩静霆
酒 话 (452)

梅 洁
泪雨霏霏干一杯 (456)

[回族]霍 达
何必再相逢 (459)

徐 刚
春风细雨话秋色 (463)

李海鸣
他,躺在乡间的小路旁
..... (467)

周 涛
时间漫笔 (470)

梁 衡
西北三绿 (473)

黄晓萍
好山好水 (478)

余秋雨
废 墟 (481)

陈慧瑛
一夕之交 (484)

彦 火
桥 (487)

[回族]张承志
听人读书 (488)

[美国]李 黎
寻 人 (492)

梅绍静
凤兮凰兮 (496)

叶延滨
魂牵梦绕 (499)

张抗抗
夜航船 (503)

叶 梦

晕海的“蜜月之轮”	(507)
吴丽婧	
天 街	(508)
陶建军	
卖鹅妮	(511)
苏 敏	
自 由	(514)
赵丽宏	
夕照中的等待	(516)
高洪波	
寻找姚元之	(520)
蓬 丹	
西城二帖	(524)
晓 渤	
小 路	(527)
舒 婷	
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	(528)
和 谷	
窟 穴	(531)
骆晓戈	
雨的潇湘	(533)
贾平凹	
秦 腔	(536)
王英琦	
走向成熟	(539)
张辛欣	
女为悦己者容	(543)

王安忆	
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	(547)
矫 健	
到巴金花园去	(552)
吕小村	
粗糙的男人	(558)
[壮族]庞俭克	
秋 意	(560)
张立勤	
脊 梁	(564)
萌 娘	
秋天的钟	(567)
铁 凝	
麻果记	(571)
虞敏华	
项 链	(574)
祁 昶	
小城故事	(576)
戴 露	
天坛一片白	(579)
聂 茂	
九重水稻	(582)
韩晓征	
无 题	(586)
编后短语	高 远(589)

《感情世界》序

袁 鹰

这些年来,陆续读到不少散文选本: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十年的,三年的,还有中年散文家的,女性散文家的,大学生的,不下二三十种。选家的取舍范围和审美标准各有所侧重,见仁见智,各领风骚。总的说来,浏览研读之余,都能有悟道怡情、赏心悦目的收获。一卷在手,五彩缤纷,目不暇给,不觉流连忘返。建国以来亦即被称为“当代”的四十余年,由于自己朝夕浮沉呼吸其中,风雨阴晴,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心与共鸣,更是分外觉得亲近和亲切。

面前这本散文精萃,是从《人民文学》创刊四十余年的散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本全国性综合文学杂志,它的主力军基本上是小说。但它从创刊之日起,毛泽东同志就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好作品是不分样式的,因而它至少也一直以发表好散文好诗歌引为自己的职责。不能说它的散文篇篇都属上乘,也不能说散文家的所有佳作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那都不大可能。但是,不少作者(包括笔者在内)总想将自己比较满意的散文寄给它的心情,却是共同的。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那么也许可以认为:散文是其中最明净、最鲜亮的一面。散文自然不同于新闻报道,也不是历史资料,但它的具有的轻便、迅捷、多侧面地记下时代姿影和直接、真切地宣泄作者自身情愫的功能,自有其它文学样式不能企及之处。我们从这一百六十多篇作品中,可以约略窥见四十多年来历史的脚印。它有意气风发、坚实有力的时候,也有蹒跚趑趄、沉重缓滞的时候,它伴随过信心、向往、歌声和笑影,也伴随过惶惑、沮丧、叹息和泪水。掩卷凝思,“恍若昨日”和“恍若隔世”的滋味交替出现,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如今,重读老舍先生的《从三藩市到天津》,真如遥远的梦境。此文发表于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仅仅四个月之后。一位饱尝旧时代苦难的爱国文学家,满怀喜悦乘船横渡太平洋,奔向曙光初升的祖国。那正是建国初期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心情的真实写照。那时候,大家抛却积郁多年的痛楚和哀伤,无忧无虑,无挂无碍,一心一意迈向锦绣前程。似乎一切都像旭日东升,辉煌灿烂,花香鸟语,美不胜收;似乎一切人世间的压榨、倾轧、奸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夜之间统统扔进了汪洋大海。那时期写出的散文,无论是描绘祖国各条战线刚刚起步的建设场景和人的精神面貌,讴歌抗美援朝战场的英雄战士,追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辛经历,记叙一些正直、善良的普通人和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生活,都能表露作者

们明朗、纯朴、乐观的感情世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作者们用笔勾划了人民的和自己的喜悦心情。

可惜，明媚的春光并没有如我们所期待、所渴望的那样延续下去。从五十年代中叶开始，一场场暴风骤雨轰然震响，一次次政治劫难和“思想批判”“文艺批判”接踵而至，文坛之上，渐渐地气氛抑郁，落木萧疏。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连续挞伐，使得本来就脆弱的文心更加凄凄惶惶，六神无主；也使得本来最适宜于宣泄感情的散文难以避免呈现出苍白的病容。幸而由于一批散文家对这块芳园的挚爱和对散文美学创造的追求，不甘寂寞，努力耕耘，陆续为我们捧出相当数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即如本书所收的《长江三日》、《挥手之间》、《记一辆纺车》、《茶花赋》、《雨中登泰山》、《洱海一枝春》、《山色》等篇，当年发表时便已各呈异彩，有的至今仍被选入大中学语文课本列为范文。六十年代初，散文的群山万壑中，凸现出以冰心、曹靖华、刘白羽、杨朔、吴伯箫、李广田、秦牧、孙犁这些大家为代表的高峰。

文运总是依附于、决定于国运的兴衰。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十年的那场空前浩劫，焚书坑儒，大革文化命，终于出现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散文、也没有文学批评的黯淡时期。“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在至少三代人的心灵上留下惨烈的创痛。血泪斑斑的旷世悲剧，必然都留在作家们的心灵深处，他们被剥夺了笔，但是锁不住头脑和情愫。尽管有人一再劝告要将这段岁月淡化和遗忘，然而，怎么能够、怎么应该淡化和遗忘呢？直到下一世纪，人们仍然会长久地追忆、回叙、反思那一段鲜血淋漓的历史，作家们也仍然会长久地从那十年中汲取写小说、写散文、写其它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读到、并且肯定要继续读到一大批荡人心魄的好作品。经过时间的积淀，事过二十年、三十年再来回忆和思考，从容冷静地落笔，也许反倒能比当时直抒胸臆有更多的深沉和深刻。

本书所选篇目，三分之二产生于八十年代。这完全符合当代散文发展的实际状况。七十年代末在神州大地上兴起的那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阴霾迷雾。千万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从长时期的政治风暴和思想牢笼中解脱出来，心情和笔墨得到空前未有的舒畅，自然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有所钟，必定形之于文字。十几年来的散文，就像长江流过南津关，黄河奔出禹门口，一泻千里，浩浩荡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波翻浪滚，汪洋恣肆，千舟竞发，百舸争驰，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老作家劫后生还，抖落满身风尘，重新执笔，怀人伤逝，触景生情，回溯似水华年，欣看今朝胜景，他们的文学往往胜似当年。年轻作者是幸运的，他们不曾受到过这样那样的羁绊，可以如浮云流水，天马行空，自由在地挥洒笔墨，任情歌哭。散文真正成了人们感情世界的宠物。若要观察和了解这十年来纷繁动盈的人事人情和万千心态，若要辨认和品评这十年来大千世界中的酸甜苦辣辛诸多滋味，请到这一篇篇中来寻觅吧。它们或大或小，或浓或淡，或庄或谐，或文或野，但总有一股真情在汨汨流泻。三四千字里，常常凝聚着万语千

言。真情实意，摒弃了假大空，也摒弃了矫揉藻饰，当然就得到读者的喜爱。内容之广博丰富，形式之推陈出新，风格之多姿多彩，都蔚为大观，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将来文学史家回头一看，将会由衷地赞誉八十年代实实在在是当代散文发展的又一高峰期。而在体现散文的特有功能和审美价值、在提高散文品德这些方面，八十年代许多作品的成就，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都远远地超过了。当代散文，必然更加有声有色有光有彩地跨入下一个世纪。

一百六十多篇作品，包含了五代散文作家。最年长的叶圣陶老人，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是十九世纪的人了。最年轻的韩晓征，出生在1968年的动乱年月。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峻岭崇山，茂林修竹，多么可爱又多么令人赞叹的散文队伍！不妨也可以说，本书也是对当代散文队伍的一次小小的检阅，而“检阅官”就是千千万万读者，就是喜欢散文，热爱散文并且挚诚地关怀散文事业的读者。编者也许并无意要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份散文发展走向的轮廓，但是你倘是有心，未尝不能从这里看到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笔者有幸经历了这四十年来散文长河潮涨潮落的涌动过程，也有幸忝为《人民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从刊物上结识了不少师长和朋友。如今揽卷凝思，不由得缅怀那些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的叶圣陶、茅盾、曹靖华、丁玲、吴伯箫、李健吾、靳以、徐懋庸、廖沫沙和近代去世和唐弢、秦牧等前辈，尤其要悼念在大动乱中含冤赍恨、死于非命的老舍、李广田、杨朔……，还有为提倡散文、培植散文新作者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人民文学》已去世的前主编张天翼、李季等同志。他们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今天散文的繁荣兴旺，看到文化市场上的“散文热”，都会欣喜雀跃吧？

1993年立春

田汉兄的《母亲的话》

叶圣陶

(1894——1988, 苏州市人)

海男选编了一本他父亲的散文集,叫做《母亲的话》。他和夫人欧阳敬如同来看我,要我给写一篇序。

为田汉兄的集子作序,我不是合式的人选。我跟他相识不算不久,两个人都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可是他搞戏剧,我当编辑,生活经验不一样,所以相知不深。他一生中遇到多少狂风恶浪,我也知道一些;在十年动乱中,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听说了也十分悲痛。但是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三年前他的冤案平反的时候,许多跟他极熟的朋友已经写过不少,我知道的不比他们多,写起来一定不及他们深。我跟海男说,是不是请别一位写比较好。

海男说不然,他来找我是因为我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话剧〈关汉卿〉插曲〈蝶双飞〉欣赏》,现在电台还经常播出,他听一回流一回眼泪。他认为他父亲写那个剧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全部倾注在关汉卿身上了。他从收音机听我剖析他父亲那支《蝶双飞》,听我一层一层地揭示剧中人关汉卿的创作态度和精神境界,好象每一句话都是说他父亲。他认为我是很理解他父亲的,所以一定要我写这篇序。

海男的来意这样诚恳,我怎么能不答应呢?于是问他为什么这本散文集叫做《母亲的话》。

海男告诉我说,取这个书名为的是集子里有一篇《母亲的话》,这是他祖母的回忆录。他说抗战期间,他们家住在南岳乡下,晚上无事可做,祖母一边绩麻一边讲往事,父亲就着煤油灯一句一句记下来,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还象在眼前。记录稿积了厚厚的一大叠,后来到桂林,整理了一部分在报刊上发表,其余在湘桂撤退中散失了,所以编入集子的《母亲的话》缺了后面的部分。海男说他父亲一直想把它补足,解放后祖母总跟他们在一起住,再讲一回也方便,可惜他父亲老是抽不出时间来。

听海南越往下说,我越觉得他编这本集子不只为了纪念他父亲,还为了纪念他祖母,他说他祖母怎样爱护他和他的弟妹们,怎样体贴他父亲。他说到十年动乱之初,他父亲就被加上一大堆罪名扣押起来了,家里所有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关进“牛棚”就是押往干校,家里只剩下不属于任何单位的祖母。老人家一个人受尽孤凄,日夜盼望子孙们回来,头两年还常常在傍晚摸到大门口去看望。偏偏她寿长,活到九十九岁,直到临终,还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受尽迫害,去世三年多

了。

海男掏出手帕来抹眼泪了。这样悲惨的事有谁做过统计,在十年动乱中到底发生了多少件呢?我的朋友中,死去的就有好几位,可敬可爱的老舍兄死得最早。还有好些朋友失去了亲人。见着他们的时候,要是他们自己不说,我连提也不敢提,一两句慰问的话也不敢说。看海男这样伤心,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说:“我一定把《母亲的话》仔细看一遍,就这一篇写几句话。”

既然答应了,我当然要勉力做到。可是要我自己看,眼睛实在不济了,只好叫孩子们念给我听。田汉兄是湖南人,他老太太说一口家乡话,田汉兄照实记录,语言是极其传神的;用北京话念,用我们苏州话念,就不免打些折扣,但是还能听出老太太特有的那种絮絮叨叨拉家常的口吻。老太太提到的人多极了,她娘家姓易,她母亲的娘家姓蒋,田家易家蒋家都是人口众多的大族,加上是老亲街坊,出现在记录里的总在一百开外。有些人只提到一两回,也被老太太抓住了特点,只凭一件事或者几句话,就把他们刻画得活龙活现。所以我听着丝毫也不觉得絮烦,好象翻看一本出自名手的肖像画册,里面有工笔画,也有素描。

如果说记录所及的年代,老太太生于壬申年——一八七二年,她从她祖父的一代讲起,因而前限应该往前推大约半个世纪;记录到辛亥革命后不久,以下的部分散失了:这样算来,前后将近九十年。大家知道辛亥前八、九十年间,我国的变化非常之大,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里,不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老太太自幼持家,农村日渐凋敝,生活日渐艰难,在她记忆中留下极深的印象,所以说来头头是道,非常具体。至于思想方面,老太太当然不会作什么调查研究,可是通过她描述的各种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我感觉到这些人对生活的态度在不断地变化。此外使我感兴趣的是,老太太讲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全都讲得有滋有味。对家乡,对童年,她大概是一直深切怀念的。

老太太记性极好。田汉兄小时候让蜈蚣咬了,给黄蜂螫了,老太太一桩桩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儿子受到一点小折磨,她就吓得不得了,因而牢牢记住。记性好,说起来是大可羡慕的事,可是得看在什么时候。心情舒畅的时候讲起往事来,坎坷也成为笑谈,因为坎坷早已过去了。要是在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回忆就只能增加痛苦。老太太在最后那几年里,一个人孤零零的,天天盼望儿孙们回来,那时候她如果想起当年口述时候的情景,乡村的夜晚寂静昏暗,屋子里让煤油灯给照亮了,织麻的坠子在她手里飞快地转,她讲一句,儿子记一句,孙儿孙女们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回忆起这个情景,她怎么受得了呢?可是我相信,她一定曾经回忆过,也许就在摸到大门口去等待儿孙们回来的时候。……

我不想说什么话来告慰老太太,告慰田汉兄。我始终相信,人死了就什么都知道了,无论说什么,他们全听不见了。可是活着的人得记住,十年动乱使多少人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咱们绝不能让这样悲惨的历史重演。

海南杂忆

茅盾

(1896——1981,浙江省桐乡县人)

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瞻的诗词游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到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骊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仍然有过主观上的想象。以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陆地，突入海中，碧涛澎湃，前去无路。

但是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谓“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边，相去二三十步。当然有海，就在岩石旁边，但未见其“角”。至于“天涯”，我想象得到千数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胜天，这里的公路是环岛公路干线，直通那里，沿途经过的名胜，有盐场，铁矿等等：这哪里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这个“海角”却有那么大块 of 的奇拔的岩石；我们看到两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风吹，石面已颇光滑；两石之隙，大可容人，细沙铺地；数尺之外，碧浪轻轻扑打岩根。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谈半天情话。

然而这些怪石头，叫我想起题名为《儋耳山》的苏东坡的一首五言绝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读此诗者，大概要同声浩叹。我翻阅过《道光琼州府志》，在“谪宦”目下，知谪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

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滴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这些人，不都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当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被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为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的“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以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画着明年的夺粮大战吧？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像一匹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道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

“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茫茫大海南，落日孤兔没；岂有亿万足，壅亩生倏忽。初如兔足撑，渐见蛙眼突。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那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不仅为了咏物,请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垅。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间阎饱饼,上下足酒浆;岂独济其暂,亦可贍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间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选自1963年6月号)

洱海一枝春

曹靖华

(原名曹联亚,1897.8— 河南卢氏县人)

大理好。

洱海,这面光洁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十余里的梳妆镜,放在它前面。苍山,这扇高及八里的锦屏,竖在它背后。

苍山十九峰,自北而南,宛如十九位仙女,比肩并坐,相偎相依,好像在对镜理妆,凝视洱海,又好像在顾盼着苍山下,洱海滨的终年盛开的繁花,默默欣赏。

山巅白雪皑皑,好似一条又细又白的纱巾,披在头顶,显得分外洒脱。

大理,好一幅风景画。

大理,好一首抒情诗。

大理,这神话之乡,处处皆神话。

任你走到哪儿,谁都会津津有味地指点着告诉你:

这是蛇骨塔。据说从前洱海出现一条怪蟒,兴风作浪,吞食人畜,常用尾巴堵住洱海出口,海水泛滥,淹没田舍。这一带人民可遭殃了。有大理石匠段赤城,决心为民除害。他手执宝剑,身捆钢刀,纵身入海,与蟒搏斗,被蟒吞入腹中。他在蟒肚里滚来滚去,用钢刀将蟒刺死,自己也身葬蟒腹。人民将蟒捞出,破开肚子,将段赤城取出来,把蟒烧成灰,拌入泥中,在苍山马耳峰下,修了这座塔来纪念他。

这是大石庵。据说从前敌兵攻大理,观音化作一位老奶奶,背着一个大石头,敌兵问道:“你这样大年纪,怎能背这样大的石头?”她答道:“这算小呢,年青人背得更大呢!”敌兵一听就吓退了。人民就在这大石头上修了这座庵。

这就是蝴蝶泉呀!据说当年泉边住着一户人家,有一个姑娘,长得可美呢!姑娘有副好心肠,她爱上了一个年青的樵夫。国王听说姑娘长得好,就把她抢到宫里。樵夫深夜把她救出来,国王派人追到泉边,二人知无可逃,就投泉而死,化为蝴蝶,双双飞去。

瞧!那就是苍山玉局峰!“望夫云”就出现在玉局峰上的天空呢!据说从前大理南诏王有位公主,心肠好,长得也好。她爱上一个年青的穷猎人,一块逃到玉局峰上的岩洞里。国王大怒,就请法师把猎人打死在洱海里,变为石骡。公主日夜苦